

20 世纪名著导读丛书



20世纪

心理学名著

导读

Review Psychology
Masterpieces
in the 20th Century

叶浩生 主编
蒋京川 副主编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世纪 叶浩生 主编 蒋京川 副主编
心理学名著导读
20 世 纪 名 著 导 读 丛 书

REVIEW PSYCHOLOGY
MASTERPIECES
IN THE 20TH CENTUR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心理学名著导读/叶浩生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24-09558-6

I. ① 2 … II. ① 叶… III. ① 心理学-著作-简介
—世界—20世纪 IV. ① 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4185号

20世纪心理学名著导读

REVIEW PSYCHOLOGY MASTERPIECES IN THE 20TH CENTURY

主 编：叶浩生

副 主 编：蒋京川

出版发行：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西安正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1092mm 16开 28.25 印张

字 数：430 千字

版 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24-0955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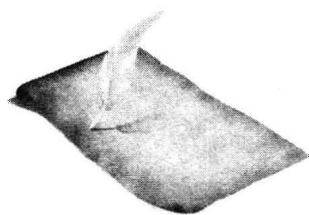
定 价：39.00元

目录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	1
赫尔曼·艾宾浩斯：《记忆》	15
埃德伍德·桑代克：《教育心理学》	29
库尔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43
爱德华·托尔曼：《动物和人的目的性行为》	57
B·F·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	71
艾伯特·班杜拉：《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	85
让·皮亚杰：《结构主义》	97
维果茨基：《艺术心理学》	113
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127
F·H·奥尔波特：《社会心理学》	141
埃德温·P·霍兰德：《社会心理学原理和方法》	15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167
卡夫·古斯塔夫·荣格：《寻找灵魂的现代人》	183
埃里克·H·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	199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	213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	231
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	243
罗洛·梅：《爱与意志》	255
维克多·弗兰克：《活出意义来》	269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	279
卡尔·罗杰斯：《当事人中心治疗：实践、运用和理论》	291
诺斯拉特·佩塞施基安：《积极心理治疗：一种新方法的理论与实践》	307
维吉尼亚·萨提亚：《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	319

奥苏伯尔：《教育心理学：认知观》	333
罗伯特·米尔斯·加涅：《教学设计原理》	345
卡米洛夫·史密斯：《超越模块性——认知科学的发展观》	357
霍华德·加德纳：《智能的结构》	369
鲍勃·斯腾伯格：《成功智力》	383
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	397
D·M·巴斯：《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	411
乔纳森·波特 等：《话语和社会心理学》	421
薇薇安·伯尔：《社会建构论导言》	437

威廉·詹姆斯： 《宗教经验种种》



■ 本书精要

《宗教经验种种》是詹姆斯根据其在爱丁堡大学主持的吉福特讲座的讲稿编写而成的。在本书中，詹姆斯列举了大量有关宗教经验的翔实事例，在其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宗教经验的种种现象及其背后的本质原因，认为宗教经验在根本上是一种情感体验，通过信徒个体与某种更高世界的神秘力量交流而产生。本书是一本横跨心理学、宗教学、哲学的跨学科巨著，在三个学科领域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作者简介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是美国心理学家与哲学家。1842年生于纽约，1861年在哈佛大学劳伦斯理学院学习化学与解剖学，后改学医学。1867年赴德国求学于赫尔姆霍茨，熟悉了哲学与心理学。186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72年在哈佛大学教授生理学，1875—1876年开设生理学和心理学关系，成为开设心理学课程的第一个美国人。1875年他从校方获得300美元，建立了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比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的实验室还要早4年。1885年任哲学教授，1889年改任心理学教授。1890年出版了其著名的《心理学原理》，1894年和1904年詹姆斯两次当选为

美国心理学学会主席，1906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詹姆斯坚决反对冯特的内容心理学，是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运动的先驱，被誉为“美国心理学之父”。他的心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所著的《心理学原理》中，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意识流学说。心理学的定义应界说为意识状态的描述和解释，意识不是一些割裂的片断，而是一种整体的经验，一种川流不息的状态，它是属于私人的、常变的、连续不断的，必定有它自身以外的对象并且具有选择性。②本能说与习惯说。本能是无需事先经过教育就能自动完成的某些任务的动作官能，人类的本能较低级动物要多。习惯是人类行为的自觉倾向，包括先天的本能与后天的理性行为。这一观点引发了后来心理学的两种倾向，如麦独孤的策动心理学认为人类行为的动力完全来源于本能，而华生则完全否认本能的存在，认为人类完全受外部环境所决定。③记忆说。詹姆斯把记忆分为初级记忆与次级记忆，是今天信息加工心理学中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双重记忆理论的先驱人物。④情绪说。人们不是因悲而哭，而是因哭而悲，外周神经系统活动对情绪产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说法虽然已经被证明存在问题，但它有着一定的开创性，激发了大量的后继实验研究。⑤自我理论说。自我划分为经验的自我与纯粹的自我，对后世的人格心理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詹姆斯是心理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据科恩1973年的调查，在心理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詹姆斯排名第二；第二个十年，詹姆斯就排名第一。即使进入21世纪后，在美国《普通心理学评论》（第6卷第2期）评选的20世纪100位著名心理学家排行榜中，詹姆斯仍然排名第14位。著名心理学史家波林曾评价詹姆斯说：“他所提倡的学说隐含新美国心理学的可能于其内，而这个心理学后即成为机能心理学及其从弟——心理测验和儿子——行为主义。詹姆斯指示别人如何到达的地方，正是别人所欲到达的去处。”墨菲也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只要心理学为人所知，詹姆斯的名字就会被提到。……在很长一段时间，说詹姆斯是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家，那似乎是说废话，因为不论是学者还是一般人都承认，任何仅次于他的人都远不及他……近几十年来对詹姆斯的认识超过了詹姆斯本国的人士；他们只要有重大的心理学尝试——不论是实验的还是理论的——要提出讨论，

就总要邀请他的亡灵赴会。”

应该说，任何一个人能在心理学领域作出这些不朽的贡献，已经足以令其在学术殿堂中永久地立足。但事实上，从事心理学工作只是詹姆斯兴趣的一部分，在他完成《心理学原理》后，只写了《心理学简编》与《宗教经验种种》两本与心理学相关的书。在他富于创造性的生命长河中，他大部分时间集中在哲学研究，在哲学中也享有同样崇高的威望，与皮尔斯等人一起成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有：《心理学原理》（1878）、《信仰意志和通俗哲学论文集》（1897）、《人的不朽》（1898）、《宗教经验种种》（1902）、《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1907）、《多元的宇宙》（1909）、《真理的意义：“实用主义”续编》（1909）、《一些哲学问题：哲学导论的起点》（1911）、《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1912）。

■ 作品内容

本书是詹姆斯根据他的讲稿编写而成的。“假如我不曾有幸应爱丁堡大学之聘，主持吉福德讲座，讲授自然宗教，恐怕绝不会写这本书。”他原本打算分两门课来讲解这一主题，第一门课专门描述人类宗教经验的事实，第二门课则从哲学层面来解释、说明宗教问题。但由于詹姆斯在准备第一门课时，关于宗教经验心理学事实的内容出乎意料地多，他流连忘返，以致第二门课胎死腹中，成为詹姆斯个人的“夙愿与遗愿”。但纵观全书，其实詹姆斯已经部分地完成了他的第二门课的计划：詹姆斯一直是在其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背景下，利用其“特别熟悉”的心理学知识，用理性或科学的精神对宗教这一个“非科学”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书对事实描述丰富，对原因解释透彻，对价值判断精准，纵横捭阖，一气呵成，读来如饮甘泉、如品琼浆，令人欲罢不能。

第一讲 宗教与神经病学

在这一讲里，詹姆斯描述了这门课程将要讲解的主要内容及即将采取的讲授方式。詹姆斯开宗明义地提出其探讨宗教主题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研究宗教的“事实”，即研究宗教的性质是什么。它怎么来的？有怎样的构造、起源和历史？二是研究宗教的“价值”，即宗教的重要性、价值与意义是什

么。宗教对于活生生的个人而言，它的结果或作用到底是什么？詹姆斯打算采取的思路就是通过对宗教事实的详尽描述来揭示宗教的价值。

那么怎么描述宗教的“事实”呢？詹姆斯并不去描述那些普通的信徒，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描述一些著名的、极端的宗教信徒，希望通过对这些信徒的宗教经验的描述来说明常人的宗教事实。但对于这些极端的宗教信徒的宗教事实，有一种被詹姆斯称为“医学唯物主义”的“头脑简单的思想体系”，它们试图通过解释信徒狂热的宗教经验的原因或起源来界说宗教的意义，认为这些人全是神经病或存有严重的神经气质，宗教经验是一种心理的过度紧张，假如要寻根究底，纯粹依赖于身体问题，是由于医学或生理学尚未发现的某些腺体的分泌所决定的，从而把生动的宗教经验一棍子打死。

詹姆斯也承认这些信徒中有些人因为全心全意地追求宗教生活，的确变得独特怪僻，但他非常反对从“医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来抹杀宗教经验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宗教经验的原因或起源并不能说明其结果与意义，庸俗地将那些信徒本身确信不疑的宗教经验归结于其身体的病态是不公平的。要验证宗教信仰，就必须考察其产生的“整体效应的方式”。

第二讲 选题的范围

宗教领域有两个方面：制度宗教与个人宗教，前者注重神，强调崇拜与献祭，感动上帝的程序，强调神学、礼仪和教会组织；后者注重人，关注人的内心倾向、人的良心、功过、无助与不完备等等，它激发个体的现实行为，独自料理宗教事务。制度宗教是次生的，而个人宗教是最本原的。詹姆斯把自己关于宗教主题的范围界定为个人宗教，认为宗教意味着“个人独自产生的某些感情、行为和经验，使他觉得自己与他所认为的神圣对象发生关系”。

接下来，詹姆斯试图界定宗教的一些本质特征。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认为宗教不是轻浮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不是沉重的牢骚和抱怨，也不是那种穷途潦倒、一蹶不振的病态。它必须包含着庄重、严肃和仁慈，是空洞与虚无之后的一种极度的幸福状态。“有一种心态，只有宗教徒知道，其他人并不知道。进入这种心态，个人表现自我和坚持自己立场的意志统统没有了，他情愿闭口无言，情愿化作虚无，为上帝的滔天洪水所裹挟。进入这种心态，我们最害怕的东西变成了安全的处所；我们德行的死期变成了精神的生日。

我们灵魂的紧张时期终于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幸福的松弛、平稳的深呼吸、永恒的现在，以及无需忧虑的太平盛世。不是用纯粹的道德暂时压制，而是积极地清除和荡涤干净。”宗教达到最高境界时，将成为激情无限的东西，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对的、永恒的平静、愉悦与幸福，增大了个人的生活范围，给予主体以新的力量。即使外部的尘世生活是失败的、痛苦的，宗教将救赎他，并激活他的内心世界。

总体而言，宗教意味着“斗争已经结束，我们获得了新的自由，世界的旋律在我们耳边响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无穷无尽的占有”。宗教使一切必须接受的事实变得从容而快活。

第三讲 看不见的实在

宗教就是相信有一个看不见的秩序，我们的至善就在于调整自己，与这种秩序保持和谐。这一个秩序，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对信徒的生活产生着活生生的影响。在这一讲里，詹姆斯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这一个看不见的秩序。在康德的学说中，人们能认识的只是可感知的领域，但在这一片领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领域，这一领域的东西根本就不是理性或者知识的对象。如“灵魂”、“上帝”、“不朽”等词并无任何独特的感觉内容，但它对于我们的行为或实践却体现出实在的、确定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许根本无法对其中任意一个事物形成任何观念，但我们的感觉却能确切地体会到，觉得它就在眼前，真实得无法再真实，要是有人诋毁这些事物，认为它并不存在，你会立即火冒三丈，觉得与这种人无法交流。但是，它没有形体，没有特征，没有痕迹，无法直接观察它们，即使感觉到，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这些东西分明就存在于那儿，与我们周围的山水湖泊、天空白云般确定存在，是一种看不见的实在。

宗教的信徒就是这样，在神秘的宗教感来临时，人的意识好像有一种实在感，感觉到客观的临现，知觉到“有个东西在那”，比任何特殊感觉更深刻、更普遍。詹姆斯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这些人有的突然发现了某物，有的明显地感到上帝就在面前。“他不为我的感官所察觉，我的意识却能感知他。”这些看不见的实在无法用理性主义来说明。理性主义主张，我们的一

切信念最终应当为自己寻找表述清晰的根据，这需要有四个部分：①可明确表述的抽象原则；②确定的感觉事实；③以这些事实为基础的明确的假设；④明确的逻辑推论。詹姆斯认为，用理性主义来说明的生活是十分肤浅的，它虽然能言善辩，滔滔不绝，能用言语将你轻易打倒，但是它却不能说服你，让你心悦诚服。那些宗教事实是“看不见的实在”，潜意识与非理性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第四至七讲 健康心灵的宗教与病态的灵魂

在詹姆斯看来，个人宗教有两大类，第一种是健康心灵的宗教，也叫“一次生的”宗教，即认为幸福就在此时此地，不需要再世即可领略宗教的幸福；第二种是病态灵魂的宗教，也叫“二次生的”宗教，认为此生是痛苦的，带有原罪的，宗教是一种救赎，幸福的日子在来世。健康心灵的宗教是一种典型的乐观主义，他们甚至没有能力产生暂时的忧愁或痛苦，似乎已经丧失了感觉悲观与忧郁的能力。他举例说，惠特曼就是无力感觉罪恶的典型：他从不贬低任何民族、任何阶层的人，或者世界史上的任何时代，也不轻视任何职业——甚至不责怪任何动物、昆虫或无生命物，不责怪任何自然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带来的任何结果，诸如疾病与残疾。他从不诅咒，甚至不会诅咒；他从不说不吉利的话，而且好像从不生气；他从没有表现出恐惧，甚至从未感觉过恐惧。

健康心灵的宗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无意的健康心灵，他直接感受事物的幸福；另一类是比较系统的健康心灵，它是用抽象的方式设想事物是善的，把不善的“恶”故意从视野中排除出去。将健康心灵作为一种宗教态度，以刻意的方法去加以系统地培养，看起来似乎存有问题，毕竟对恶的视而不见，并不代表其不存在或它不作用于健康心灵。但在实践过程中，有意识地排除恶却能取得不错的效果。詹姆斯列举了一个当时流行于整个美国并日益壮大的健康心灵运动（“医心运动”），这一宗教刻意地进行乐观主义的生活设计，相信健康的心态拥有拯救万物的力量，相信勇气、希望、诚实具有征服力，相应的藐视怀疑、恐惧、忧愁以及所有神经质的防范心态。他们认为，有一股更高的力量以某种方式照料我们，只要我们真正地信仰它、利用它，它会比我们自己更好地照料我们。谈论不快的感觉，造成日常生活

的诸多不便和混乱，是件坏事。花费时间为恶坐卧不宁，将其当做“奥秘”或“问题”而忧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恶是谎言，谈论恶事的人是说谎者。医心运动对系统的生命哲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许多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由于其实践效果甚佳，因此在当时广为传播。詹姆斯总结了医心运动的方法：①通过不断地给自己系统的暗示，健康观念最终对信仰和行为发生了效力；②将健康心灵与借放松以求再生的倾向结合起来，保持了心态的平和；③广泛地运用了潜意识生活，通过放松、聚思、凝神、沉思、冥想甚至类似催眠术的方法使自己维持健康。

如果说健康心灵的宗教刻意忽略生活的罪恶方面，那么还有一种与其完全对立的宗教，其基本信条就是刻意忽略生活的美好方面，认为罪恶是生活的本质，越是将罪恶记在心里，越能沉痛地感觉到世界的意义。詹姆斯用“阈限”概念对这两种宗教态度做了解释，认为健康心灵的信徒感受痛苦的绝对阈限要高，其差别阈限要大，病态灵魂的信徒很容易体会到痛苦与抑郁，对痛苦之间的差别也容易洞察。作者列举了歌德、托尔斯泰、斯多亚派与伊壁鸠鲁派等人或学派的观点，“要进入二次生者报告的那种极度快乐的状态，稳妥的办法是通过一种极度的悲观主义”。要达到极度的悲观主义，不能只观察生活的痛苦或反省死亡，个人必须亲自经历病态忧郁症的折磨，即他们体会不到任何的快乐，形成一种所谓的“快感缺失症”，成天无精打采、神情沮丧，缺乏趣味、热情与活力，“想起他的房子、他的家庭、他的太太、他外出的孩子，就像想起一个几何学定理，丝毫不能让他感动。”世界看上去遥远、陌生、凶险、神秘莫测、失去控制感，“太阳已经离开了我的世界”，“彻底的绝望、患者周围的整个世界凝结成一体，成为压倒一切的恐惧，包围着他，没有出口，没有终结。”

健康心灵与病态灵魂两种宗教态度是相互对立的，其极端形式是纯粹的自然主义与纯粹的救赎主义之间的对立。前者认为后者缺乏男子汉气概，一副悲天悯人、病恹恹的样子，“他们不愿生活在光明中，非要钻进老鼠洞，他们自造恐惧，醉心于每一种病态的苦难。”而后者认为前者不言而喻是盲目的、肤浅的，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在詹姆斯看来，如果前者确实能使人远离罪恶，纯粹生活在美好中，当然最好。但作为一种宗教，它并非对每

个人有效，它的体系也并非完善。因为生活本来就包含着各种片断，有高兴也有痛苦，有罪恶也有美好，闭目塞听，视而不见，并非真的不存在。因此，“最完备的宗教，应该最充分地发展悲观主义因素”，佛教、基督教等就是最为完备的宗教。

第八至十讲 分裂的自我与通过皈依达到自我统一

病态心灵宗教态度的心理学基础是主体天然气质中的不和谐与杂乱性，一种不完全统一的道德和理智结构，也就是说人天生的双重性。人的内心有两个自我，一个现实的，一个理想的，互为死敌。病态心灵宗教的信徒自我分裂，前后不一、反复无常，詹姆斯还引用奥古斯丁的话进行了说明：“有两个意志，一个旧的，一个新的；一个属于肉体，一个属于精神，彼此竞争，搅扰我的灵魂。”

处于人格分裂后的自我就需要达成统一，否则就会精神失常直至神经症的发生。要达成自我的统一，宗教只是其中的一条途径。事实上，许多人不通过宗教，纯粹通过理智，甚至通过“不信宗教”也能达成人格统一，获得新生。但詹姆斯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达成人格统一的途径，都没有宗教那么极端，那么深刻地获得幸福。“宗教经常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深刻、最持久的幸福，成就斐然，一劳永逸。”

在达到统一的过程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突然的、骤然发生的统一，另一种是渐进的、积累式的统一。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自我，通过宗教最终达成了统一，从此卑劣与不幸远离而去，剩下的只有高尚与幸福。这一过程就是皈依，也可称为再生、蒙恩典等。詹姆斯探讨了皈依的心理学基础，他认为人的观念、目标、宗旨等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内部群体或系统，彼此之间相互对立。但是，人的兴趣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当总统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他的官员的角色是中心地带的，当他带着猎枪、渔竿去野外度假时，他的中心角色便是一个休闲的普通人，官员角色已经处于边缘地带。意识的中心地带是温热的，是人类行为动力的中心，而其边缘地带则是冷漠而被动的，平时并不为人所关注。作为宗教的皈依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处于意识边缘的宗教观念，占据了意识的中心位置。从此，宗教目标构成了他能力的习惯中心，成为他经常热衷并运用的观念群。那么，皈依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詹姆斯

认为心灵是一个平衡的观念系统，每个观念都有它所引发的兴致，具有刺激和抑制其他观念的倾向，彼此钳制，相互补充。但当其中一些观念突然变化、移动，就会导致整个观念系统的不平衡。有些人的理智非常强大，终生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宗教意识永远处在边缘，也就永远不会皈依。当边缘的宗教意识移动到中心位置，皈依就发生了。

皈依有两种类型：有意的类型与顺从的类型。前者再生的变化过程是渐变的，一点一滴地建构，最终形成一套新的道德和精神习惯。后者是一种突变的再生过程，此前的个体已经处于绝境，感觉无力再生活下去，人已经万念俱灰，理智暂时关上了自己的大门，上帝却乘虚而入，皈依在顷刻间完成。有意的皈依在最后阶段其实也必须经历顺从的阶段。詹姆斯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三个瞬间皈依（顺从皈依）的案例，在瞬间皈依过程中，上帝突然现身，立时光芒万丈，逼退了所有的邪恶，人处于一种极端的、无尽的幸福之中，简直无法再接受更多的幸福。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后，也许是五分钟，甚至是数十秒，却足以改变信徒的一生。从此，他们能应对任何事情，就像他们相信上帝时刻都在关照着他们一样。在实例的基础上，詹姆斯考察了瞬间皈依的心理学基础。他用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潜意识理论来说明：人时刻有着一个“意识场”，这一“意识场”是人的理智与观念，类似于康德所说的可知领域，人的大部分有意识的理智活动都发生在这一领域。但在“意识场”之外，还存在着不为人所知的潜意识。它处于意识阈以下，作为人的本能、欲望与冲动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宗教意识、人的各种痛苦、罪恶等均处在这一极端边缘的潜意识之中，平时无法转移到“意识场”之中，也不为人所知。但是，如果某人有着显著的情绪感受，易于被动地接受暗示，一旦条件成熟，阈下的宗教意识就会突然蹦出来主导着人的情绪感受，使人新生，发生瞬间皈依。皈依后的情绪体验是一种极度的幸福，詹姆斯把其称为“确信状态”，它具有三个特征：①无忧无虑，即使外部事物没有变化，也会觉得最终一切都是和谐、遂愿、快乐；②真理感，感知前所未知的真理，虽然难以言说，但生活的神秘昭然若揭；③客观世界变得充满了新鲜感。

第十一至十五讲 圣徒性及其价值

前面几讲讨论了宗教经验及皈依的事实及心理学原因，从这几讲起，詹

姆斯开始涉及宗教的实际结果，以符合其实用主义哲学。他首先列举了他所了解的心理学基本事实，即人的情绪与性格问题。“就性格而言，人与人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我们对情绪激动的敏感程度有别，因为随之而来的冲动和抑制有别。”也就是说，当一个情绪占据主导地位时，另一些必定受到抑制，一个火灾恐惧的女人不会在意穿着睡衣在大街上跑动。当一个人皈依后，个人精力集中于宗教，为宗教热情所激励，宗教情感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在生活中就会与先前的世俗自我分道扬镳。从前不可想象的宽厚豁达，现在已经轻而易举；原先肆意横行的龌龊习俗和卑劣动机，现在势头全无。整个人被洗刷一新，接受一切崇高的引导。

詹姆斯给予性格成熟宗教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一个名称，即“圣徒性”。他的内心状态有如下特性：①感觉过着一种更广阔的生活，超越尘世微末的私利，确信存在着一种理想力量，他不仅是理智的，似乎也是可感的。②感觉理想力量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是连续的，亲密无间的，并心甘情愿为理想的力量所支配。③极度的兴奋与自由，好像约束自我的界限融化了。④有着非我的要求，情绪中心转向慈爱与和谐。这些内心状态会引发信徒的实践结果，即其采取的行为，大致有以下一些：①苦行主义，强化肉体禁忌，强调自我牺牲；②灵魂强健，恐惧与忧虑消失，为幸福的恬静所取代；③纯洁，野蛮与肉体因素被清除出界；④慈善，憎恶的动机消退，倾向于仁慈地对待同类。

詹姆斯紧接着讨论了圣徒性的价值。在其实用主义哲学看来，人们信仰什么宗教，取决于这些宗教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如果宗教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能满足人们发展的需要，或者说还存有比它们更好地满足同样需要的宗教，这一宗教就一定会消亡。宗教的判断标准不是真理，而是其结果及价值。宗教有时与邪恶同行，导致暴行的发生。但这并非宗教本身的错误，而是暴力的拥有者在利用宗教。但是宗教的确容易导致过分的狂热或狂信，从而导致一些不良结果：①过度的虔诚，即狂信，形成极端的忠诚和狭隘的心胸。有些信徒只信自己的宗教，专横跋扈、好狠斗勇，喜欢圣战，唆使大屠杀，采取帝国主义政策，四处煽情，党同伐异，迫害异己。②过分的纯洁。当信徒过分的纯洁时，对上帝的爱绝对不能与其他的爱相混杂。父母、兄弟、姐妹与亲朋好友都被当做分心的干扰物。③过分的仁慈。不分好坏地

维护不正当者，滋养寄生虫与乞丐，宣扬“忍受邪恶”、“爱你的仇敌”。④苦行主义。生活既非滑稽笑剧，亦非文雅喜剧，而是我们必须身穿丧服坐守的东西，希望苦行来洗刷我们的愚蠢。

第十六至十九讲 神秘主义与哲学

前面枚举了许多宗教经验，总体说来，其根源与中心，在于神秘的意识状态，亦即詹姆斯所称的“神秘主义”。它有四个特性：①不可言说性。神秘经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必须直接经验它的性质，本人不可能转告或传达给他人，难以用语言贴切地报告它的内容。②可知性。神秘状态时会出现一点洞见真理的状态，其深刻程度，是推理等理智无法探测与到达的，通常具有一种奇怪的权威。③暂时性。神秘状态不可能维持很久，一般半小时还不到，消退之后，只能靠回忆来再现，而且残缺不全，但假如再来，肯定能辨认出来。④被动性。虽然预先的有意行为可以促使神秘状态发生，但这种神秘状态一旦出现，神秘者的自主意志就会突然停止，完全被一种更高的力量所挟持。

詹姆斯列举了许多例证来说明神秘状态。突然的顿悟、似曾相识的感觉、醉酒、一氧化二氮和醚及其他麻醉药所引发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神秘主义的。宗教状态的神秘主义与这些日常的神秘主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它们都属于人类的情感的反映，区别是它们到达的途径不一样。宗教是个人通过不断地修行、参禅、静坐或祈祷而达成的与上帝的合而为一。“总体而言，神秘意识是泛神论的、乐观主义的，或者，至少与悲观主义相对立。这是反自然主义的，与二次生以及所谓的出世心态最为和谐。”神秘状态得到充分发展之时，一般会完全支配经验他们的个体。它无权强迫神秘者本人之外的他人来承担义务，让其毫无批判地接受神秘状态的启示。它打垮了非神秘主义或理性意识的权威，在神秘主义看来，理性意识只是意识的一个种类，神秘状态能给予个体以新的不同于来自理智的真理，能让经验它的人毫不怀疑。

詹姆斯继动摇了神学的权威之后，毫不留情地开始批判过往的哲学，以期为其所赞赏的“宗教科学”作出贡献。旧的哲学，即系统神学对上帝是否存在、存在的属性等进行了大量的、冗长的论证。这些论证看似严密无缝，

但据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思想的全部功能在于产生行动，如果思想不产生实在的行为效果，那它就不存在任何意义。行为的实际结果就是思想的全部与唯一的意义。旧系统神学耗费大力气界定了上帝形而上学的与道德的两种属性，前者根本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上帝的自生性、必然性、非物质性、单一性、不可分性、无限性、自满、自爱、自身的绝对幸福等等形而上学属性，根本就没有什么实用的意义，不能改变人们的任何行为。就像“储藏室里的博物学者”，摆弄着骨架与皮毛，操弄着娴熟的语言，是供给我们崇拜的形而上学怪物，是经院脑袋的虚构，除此之外，一无所用。而后者，即道德属性的立足点截然不同，有着实在的意义。它们与信徒的生活密切相关，积极地决定着恐惧、希望及期待。上帝圣洁，人们善行；上帝无所不能，善行必定成功。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就能暗中窥探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心有敬畏。

批判了旧的哲学后，詹姆斯开始用自己的语言来描绘宗教的其他特性，以期给宗教的价值一个全面的画像：①审美生活在决定个人的宗教选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②献祭、忏悔与祈祷是宗教的最根本的要素之一。在詹姆斯看来，祈祷是指的一种广义的祈祷，是一种与上帝或神秘力量的自觉自愿的交往关系。祈祷是一种真实的、实践的宗教，具有私人性，它影响的范围完全是主观方面的，直接被改变的也只有祈祷者自身的心灵。③宗教生活经验明显地与我们生存的潜意识相联系。许多宗教领袖都有类似精神病的气质，主体觉得自己现实地为超越的力量所摆弄，完全不受意志支配。对深入宗教生活的人来说，进入潜意识的大门似乎是打开的，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

第二十讲 结论

虽然我们一分为二地看待系统神学，但他们只关注普遍的特征与属性，从理性到理性去进行论证，越是这样，就越远离了宗教的个人经验的事实，其结果或价值就越值得怀疑。那么，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宗教究竟有什么用呢？它对信徒本身，对这个世界有着什么意义？在前面十多讲引用大量事实描述了宗教生活的特点、原因及价值之后，詹姆斯终于给出了一些水到渠成的、“假设”的、“教条式”的结论：①可见世界是更广阔的精神世界的